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母亲

XINKEBIAO
BIDU CONGSHU
MUQIN

PRICE
本册仅售
13.80元
新课标
XINKEBIAO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母亲

XINKEBIAO BIDU CONGSHU MUQ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苏)高尔基著;宋璐璐,杜刚编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2105-9

I. ①母... II. ①高... ②宋... ③杜...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 缩写本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744 号

书 名 母 亲

著 者 (苏)高尔基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雷媛芳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105-9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9
第六章	76
第七章	94

下 部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2
第十章	137
第十一章	152
第十二章	168
第十三章	185

上部

第一章

导读：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经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气闷时，便打老婆，拿她出气。后来，他患疝气病默默地死去了。他的儿子巴威尔也是个钳工。开始，他走着父亲的老路，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但不久，母亲发觉儿子那浅黑色的脸渐渐认真起来，巴威尔开始拿书籍回家，暗暗地在用功。儿子有了很大的转变。

1

天色还很黑暗，工厂的汽笛就大声叫起来，尖利的噪声令人发抖，到处弥漫着难闻的臭味儿；整个工人区都被吵醒了，可怜的穷人们无可奈何地睁开眼睛，无精打采地开始了又一天的劳作，每个人都像受惊的蟑螂^①似的，少许的睡眠没能让他们恢复体力。只见他们慌慌张张地从贫民窟里涌出来，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朝工厂赶去。

每逢休假，他们在上午十点以前肯定不会起床。然后，那些老成持重、有家室的人们，换上他们最整洁的衣服，到教堂去做弥撒。一路上，他们不时抱怨着那些对宗教持冷漠态度的年轻人。从教堂回到家之后，他们吃过馅饼，就又躺下睡觉——一直到天黑。

成年的劳作，使他们失去了原本正常的食欲，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没命地喝酒，用伏特加强烈的灼热来刺激自己的胃口。

入夜之后，他们懒散地在街头逛荡。有穿套鞋的，即便天不下雨，也

把套鞋穿上。有些人还手持雨伞，即便是阳光明媚，也把雨伞拿上。由于并非人人都能够拥有套鞋和雨伞，故此每人都有那么一点儿，能够在邻居面前炫耀显示的心愿。

他们碰面时，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儿——他们生活中全部的交流与谈论，都是与工作相关的事儿。在千篇一律的交谈中，偶尔也会从他们那些迟钝的脑袋瓜儿里迸烁出几缕乏力的光来。可是一旦返回家中，他们依旧和老婆吵架，而且常常把她痛揍一顿，向来对自己的拳脚毫不吝啬^②。

年轻人则泡在酒馆中，或者轮着到他人家中串门聚会，拉手风琴，哼淫荡放肆的小曲儿，说些下流过瘾的话，喝得酩酊^③大醉。由于劳累，人们很容易喝醉，继而心中便腾起一股病态的无名之火，寻找着发泄的时机。一旦找到了什么借口，他们就会死死攥住不肯放手，以此宣泄这种躁动的感情，即便为了某些极为细微的琐碎小事，他们也会如同野兽般凶恶地相互厮打，时常打得头破血流，有的时候会把他人打成残废，有的时候

2 将人置于死地。

潜意识里的怨恨逐渐增长，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他们积弱难复的筋骨之中。他们自从降生起便由父辈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就像黑色的影子一样与他们终生相伴，直到一同进入坟墓，使他们一辈子趋于罪恶，干出许多骇人听闻且又没有丝毫意义的残酷勾当。

刚开始，由于他们是外乡人而受到人们的注意，之后，听他们讲起自个儿曾经工作的地方，稍稍激起了人们一点儿外表上可以看出来的兴趣。再往后，那些所有新奇的东西就从他们身上消失了，接着他们对于大伙儿来说已经见惯不怪，不再受到人们的注意了。听到这群人的话之后，他们知道工人们的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相同的。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但是有的时候，外乡人偶然说点儿工区向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儿。大伙儿将信将疑地听着他一个人说，从来都不与其争辩。外乡人讲的那些话，在某些人心中激发了盲目的斥异感，其他人隐隐约约感到不安，还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对于朦胧的事物那种淡淡的期待。为了把焦躁与不

安从自己的身上全部赶走，他们索性喝下比往日更多的酒，更爱惹是生非。

一个工人，就这么活过五十年，然后便死掉了。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也这么活着，他是条沉闷的汉子，瞅起人来眯缝着深藏在浓密眉毛下的两只小眼，经常带有一种不怀好意的冷笑。他是厂里技术最好的钳工，也是城郊工区中头号大力士。由于他对工头儿和主管傲慢无礼，因此挣钱也就少得可怜；每逢假日他都要打人，因此大伙儿对他又恨又怕。

他患了疝气^④，死得很痛苦。临死前的五天里，他全身都变黑了，在床上翻来滚去，牙关紧咬，闭着两眼。

清晨汽笛呜呼工人上工之时，他死了。他张着嘴倒在棺材中，满含愠怒般紧锁着眉心。他老婆、儿子、狗、因盗窃被厂子解雇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施希诃夫、炼铁工和几个城郊工区的叫花子，前去为他送葬。他老婆小声啜泣了一番，而巴威尔一滴眼泪都没掉。工人们在街头看见他的棺木，都停下脚步在胸前画十字，彼此议论道：“他死了，这下彼拉盖雅可舒坦了！”有的人更正道：“他没死，他像畜类似的烂掉了。”

下葬后，大伙儿都走了，只有那条大狗还久久地待在那里，默默坐在新墓的泥土上，使劲地嗅了很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也死了，是让人打死的。

两周后，在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跟踉跄跄^⑤地走到门旁的角落，像父亲那样用拳头一面在桌子上拍击着，一面对他母亲吼道：“拿饭来！”

母亲走过来坐在他身旁，伸出胳膊抱住他，将他的头搂进怀里。但是他却拿手揉开了母亲的肩膀，口中不停地乱嚷：“妈，快点儿！”

“你这傻孩子！”母亲想止住他乱动，悲伤而又温柔地说。

“我也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拿来！”巴威尔生硬地转动着麻木的舌头，口齿含糊地咕哝道。

这是他头一回醉酒。酒精令他浑身上下酸软无力，可意识并未完全失去，他在脑子里碰着了一个疑问：“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溺爱的抚慰令他觉得羞愧，他触到了她眼中露出的悲哀之情。他

很想哭，但是为了要把这个念头抑制住，他只得竭力佯装出比实际醉得更厉害的样子。

母亲抚摩着他凌乱的头发，轻声说道：“干吗要这样呢？你不该成这个样子。”

他开始恶心起来。一阵翻肠倒胃的呕吐过后，母亲将他放在床上，在他惨白的前额上放上一条湿毛巾。渐渐地他从酒醉中清醒过来，浑身上下仿佛都在摇晃，眼皮越发沉重，口中感到有种酸楚的味道。他透过睫毛看着母亲那张宽大的脸，杂乱无章地想一些事情。

母亲叹了口气。她清楚，除了酒馆，大伙儿没有其他可以消遣的去处；再则，除了伏特加，还有什么有味儿的东西可喝呢。然而，她还是说：“你就别喝了。你父亲把你们俩的酒都喝完了。他让我遭了多少罪。你就可怜一下你母亲，行么？”

4 听到这些伤心且温柔的话语，巴威尔想起了父亲还活着时，家中就仿佛没有她这个人的存在一样。她始终是沉默不语，一天到晚总是心惊胆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不对头的事儿就会挨揍。巴威尔因为不希望和自己的父亲碰面，近来在家的时间非常少，所以与母亲也显得有些生疏。此刻，他渐渐地醒过神来，盯着她的脸看。

她个子很高，背微微有点儿驼。被长时间的劳作与丈夫的殴打给折磨坏了的身子，活动的时候一点儿声响都没有，总是略微斜着身体走路，好像一直都在担心会撞到什么似的。她有一张非常大的脸盘，椭圆形状，整个脸上刻满了皱纹，并且还带些儿浮肿，长着两只城郊工区大多数妇人都有的惶恐不安且又哀愁无光的眼睛。她右眉上边有一块十分明显的伤疤，所以眉毛稍稍有点儿向上吊，看起来仿佛右耳比左耳稍微高一些，这为她的面庞添加了一种仔细聆听动静的神情。在十分浓密的黑色头发里，已经有了绺绺白丝，哀愁与柔顺从她的整个身体上显露出来。

母亲看见儿子与其他的年轻工人不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她可以看出来，他全神贯注地从生活的黑暗中朝着某个地方走去，这在她的心里又发出一种不知所措的忧虑。

他开始把一些书带回家中，偷偷用功，看过的书，马上收藏好。有的

时候，他从那些小本子当中抄写些什么，写在单独的一页纸上，写好之后就把它藏了起来。

母亲与儿子不常说话，就连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清晨，他悄无声息地吃完早饭就去工作，午饭在家里吃，在餐桌上，说上几句无关轻重的话；吃完饭后又出去，再回到家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夜晚，他对于洗脸非常在意，用完晚饭以后，就一个人长时间地读书。在休息的时候，他一直都是非常早就走出家门，直到晚上大地一片寂静的时候才回到家中。她知道他是去城里看戏了，但是城里向来都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使她感到纳闷。这样的生活慢慢地过去了，她察觉儿子的话比以前越来越少，并且，她又从他的话语中觉得，其中增加了好多她听不明白的新词儿，那些她曾经已经听习惯的野蛮与不堪入耳的脏话从他的口中再也听不到了。在他的一举一动中，也增加了好多让她留心的小细节：喜欢打扮的习惯消失了，比过去更为看重的是他的身体与穿着。他一切的行为举止，变得更为矫健，更为大方，他的外表看起来也更为朴实、更为温和了。

有一次，巴威尔在晚饭以后，把窗帘放下，然后在屋中一个角落里坐着，有一个洋铁灯在他头顶的墙壁上方挂着，他就在灯下开始读书。母亲把碗碟全都拾掇^⑥好，然后从厨房中走出来，轻轻地走到他的身旁。他把眼睛抬起，一脸疑惑地望着母亲。

“没什么，巴沙！我就是随便看看！”她仿佛非常不好意思地紧皱双眉急忙地说着，接着走了出去。然而，她纹丝不动地在厨房中站了片刻，把两只手洗干净以后，满怀心事地再次走到他的身边。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她心平气和地说道，“你总是在读些什么书呢？”

他将书合上，说：“母亲，您坐在这儿。”

母亲笨重地和他并肩坐着。她好像是在盼望着重要的事情一样，把身子挺直，然后将耳朵竖起来。

巴威尔没有看着母亲，从他母亲的说话中很明显地让人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我在读禁书，由于这样的书告诉我们的全都是生活的真理。这便是

禁止让我们读的缘由。这样的书都是偷偷出版的，如果其他人得知我在读这样的禁书，我无疑会坐牢。由于我想明白真理，就必须让我坐牢，您懂了么？”

忽然，她感到喘气有点儿困难。睁大两只眼睛看着儿子，感到他仿佛是一个远方来的陌生客人。他的声音与先前有点儿不同了——沉重、有力且响亮。他拿手指抚摩着细而柔软的唇，有意扮鬼脸并抬起头凝望屋子的角落。她为儿子担心，同时觉得可怜。

“你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巴沙？”她问道。

他扭过身，望着母亲，小声地回答道：“我想知道生活的真理。”

“请您想一下，我们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您已四十岁了——过去的生活有一天好过吗？父亲经常揍您——我如今才知道，父亲把自己生活里的痛苦全都发泄到您的身上。这样的痛苦在他的背上沉重地压着，但是父亲却不清楚，这样的痛苦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父亲工作了三十年时间。从工厂仅有两个厂房时就到厂里干活了，如今，都已经有七座厂房了！”

6

她听到他说的话感到非常害怕，然而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美丽明亮的光芒在儿子的双眼中不停地闪烁。他将胸口抵在桌子上，因为离他的母亲太近，直看着她满是眼泪的脸，头一回把他所可以明白的真理讲出来。他用年轻人一切的力量，用那种因为有了学识而骄傲地、伟大地相信真理的学生般的热忱，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出来——他的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自己的母亲听，毋宁说是对自己进行一回考查。有的时候，没有更合适的话要说，他就会停一会儿，在自己面前，他看见一种黯淡的光泽从那张伤痛的脸与满含眼泪的双眼中闪现出来。惶恐与害怕隐含于她的两眼中。他同情起母亲来，接着他又开始讲话，然而这次说的却是与母亲自己，与母亲的生活有关。

这是她头一回听见其他人说她自己，说她自己的生活，这些话在她的心中把早已忘却的朦胧体验重新唤起，悄悄地把已经熄灭的对生活隐隐不满的情感吹燃了——这是过去年轻时的情感与体验。关于人生的问题，她和女伴们以前谈起过，长时间地谈过，非常认真地谈过；然而她们大伙

儿——包括她自己在内——没有什么人能够说清楚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困苦。有的只是抱怨。

然而，此刻她的儿子就在她的跟前坐着，他的双眼、脸庞，甚至他讲的所有一切——全都触动自己的内心，她的心中满是对儿子的自豪，由于儿子可以真正地了解母亲的生活。讲出她的痛苦，关心她并且爱她。

当母亲的向来都没有什么人关心，这些她非常清楚。儿子所讲的情景，都是她所熟悉的。女人生活当中的所有一切全都是悲伤的，在她的胸膛中，一层微微的波澜轻轻地荡漾起来。有一种她向来都没有体验过的爱抚更加让她感到温暖。

“那，你准备怎么做呢？”母亲打断了他的话问。

“我想学习，然后再去教别人。我们工人必须要学习。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生活究竟为什么这么痛苦？”

她想对他说：“亲爱的，你可以做点儿什么事呢？人们要骂死你。那你可就完了。”

然而她又担心这样会妨碍她对自己儿子的欣赏，他在她跟前突然间变得这么聪明，虽然这对她来讲不是非常熟悉。

巴威尔看见了自己母亲嘴角处的笑容、脸上聚精会神的表情，还有双眼中流露出的爱慕，觉得已经让她懂得了自己关于生活的真理，所以，年轻人所具有的那种对于自己语言能力的自豪感，愈来愈加强了他心里不断激荡的信心与满足。他快活地说起来，时而微微一笑，时而紧蹙双眉，经常从谈话中把仇恨之情流露出来。母亲听到这样铿锵有力的谈论，又不自觉惶恐地摇起头来，赶紧问儿子：“真的是这样吗？巴沙。”

“真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然后他对她说起了那些要为大伙儿做点儿好事并在大伙儿中播下真理种子的人，然而生活的仇敌却把这种人看成兽类般进行逮捕、囚禁、流放服役……

“我半点儿都不会妨碍你！”她时断时续地说道，“只不过你自己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她实际上并不清楚要小心什么，然而非常忧虑地说道：“你愈来愈消瘦了。”

她的眼神当中充满了温柔和亲切，她紧紧地看着他那强壮且匀称的身

体，冷静且急切地说：“上帝祝福你！我一点儿都不妨碍你，你尽管好生地去过你自己愿意过的日子吧。但是，我唯一希望的是：你别随便对其他人讲起这些事！对其他人必须有所防备才行——大家都是彼此仇恨的！有的人既贪婪又嫉妒，他们喜欢做坏事。你如果去抓破他们脸上的皮，讲他们不好——他们就会怀恨在心，想尽办法害你！”

儿子在门口站着，听着母亲讲些伤心的话。等她讲完以后，他满含微笑地说：“人们都非常坏，那倒不假。可是自从我明白了世界上存在真理以后，大家就变得好点儿了！”他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就连我自己也不懂得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在我小时候对陌生人就比较害怕，长大以后，便开始嫉恨他们，对于有的人，是由于他们品质卑劣，对于别的人，有的只是厌恶，但却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然而，到了此刻，我对他们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不知道是可怜他们还是什么？我也不太明白——不过自从我明白了大家的丑恶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后，我的心肠便会软下来。”

8 母亲与儿子两人在生活中继续沉默下去，彼此离得似乎非常远，又似乎非常近。

某个星期里的休息日，巴威尔想到外面去的时候，冲着母亲说：

“星期六，城里的客人要来。”

“城里的客人？”母亲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突然她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喂，这是怎么了，母亲？”巴威尔不满地问，“这是为什么？”

她一面用围裙抹掉眼泪，一面答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觉得想哭。”

“是害怕吗？”

“我害怕！”她不否认地答道。

他如同父亲那般气愤地看着她的脸，弯腰说道：“如果害怕，我们就不可能赢！那些驾驭在我们头上的人们，看见我们害怕，就会加倍地恐吓我们。”

母亲伤心地说：“你别生气！我怎样才能不害怕呢？我一生中都在害

怕，心中全都是害怕的事。”

“请您原谅！”他用非常温和的声调冲着母亲说，“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到外面去了。

三天的时间，一想到那些不熟悉的让人害怕的人们要来，她就会心惊胆战，儿子此刻正在他们指引的道路上行走。

当时正值十一月下旬。白天，一场细雪再次落在了冰冻的地上，所以能够清楚地听到儿子走出门去踏雪的脚步声。浓重的暮色，仿佛不怀好意地在窥探着什么，轻轻地靠近窗边。母亲用手扶住凳子，眼睛望着门外长时间地等待着。

她在黑暗中站着，有些身上穿着奇怪衣服的恶人，弯腰屈背，向四周望着，从各个方向偷偷地溜过来。果然这样，有人摸索着墙壁在房子的四周走动。

走路的声音从门洞里传了过来，母亲有点儿发抖，眉毛紧张地竖了起来。随后把门打开，一个头上戴有毛茸茸的大帽子的人第一个走进屋来。然后，一个非常高大的人弯腰进来，他把腰挺得笔直，深深地吐一口气，轻轻地把手举起来，低沉且非常有力地说：“晚上好！”

9

母亲默默地鞠了一躬。

“巴威尔在家吗？”

那大且又突鼓出来的灰色眼睛，朝着屋子周围看了一下，接着将一条腿搭在另外一条腿上，在椅子上不停地摇晃，问：

“这所房屋是您自己的，还是向别人租的？”

母亲与他面对面坐下，和他交谈了起来。

巴威尔终于回家来了，另外还有两位青年男子，他们都是工厂中的工人。她认得他们两人。

儿子向她温和地说：“茶炉是不是早已经生好了？简直太谢谢您啦。”

“还要买点儿伏特加。”她提议说，不清楚应怎样向他感谢那种她还不知道的事理。

“不用，这倒用不着！”巴威尔满脸含笑，亲切地对她说。

她突然觉得，为了捉弄她，他有意把这样的危险夸大了。

“这些人便是你所说的危险人物吗？”她悄悄地问道。

“是啊。”巴威尔一面回答自己的母亲，一面走进屋内。

“你这人呀！”她用一种温和的感叹把他送走。心中宽容地想着：“他还只是个孩子！”

茶炉已经烧开，母亲将它搬到屋里来。客人们紧紧地围在桌子旁边组成一个圈儿，唯有娜塔莎在房屋角落的灯下坐着，手中拿着一本小书。

“为了搞明白为什么人们的生活是这么糟糕。”娜塔莎说道。

“再者，为什么他们自己都不好。”一撮毛插嘴道。

“应该先瞧瞧他们当初是怎样生活的。”

“应当瞧瞧，亲爱的，应当瞧瞧！”母亲一面沏茶，一面喃喃自语道。

大伙儿都不说话了。

“您有什么事，母亲？”巴威尔紧蹙双眉问道。

“我吗？”她冲着大伙儿扫视了一下，发现大伙儿都在注视着她。她难为情地辩解说，“我呀，我只是自言自语，你们应该瞧瞧！”

10 娜塔莎微微笑了笑，巴威尔也跟着张开嘴笑了。一撮毛说道：“谢谢您的茶，母亲。”

“还没有喝够就道谢？”母亲心里说。她看了看儿子问：“我在这儿碍你们的事儿么？”

娜塔莎回答说：“为什么会碍客人的事呢？您是主人。”接着，就仿佛小孩儿一般请求说，“喂，快点儿给我点儿茶吧，我的两腿都快冻住了，全身直发颤。”

“马上，马上就好！”母亲急忙答道。

喝完茶后，娜塔莎将辫子往身后一甩，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念着那大本带有插图的黄皮书。母亲谨慎地不让茶杯发出声音，一面给客人倒茶，一面听着娜塔莎流畅的读书声。响亮的声音与茶炉那微弱而沉思般的响声合在一块儿。她正在朗读的那些关于用石块猎兽的穴居野蛮人的故事（当时在工人中流行的《古代人类是怎样生存的》），仿佛童谣一般在房间里萦绕飘荡。母亲有几回向儿子看去，非常想问他这样的历史中到底有什么可禁止的呢？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就听得劳累了，便开始默默地仔细

打量这些到来的客人，而且不让他们发现。

房子中让人感到非常舒服。母亲体验到了一种她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独特气氛，在娜塔莎那仿佛流水一样的读书声中，她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喧闹的晚间聚会，经常散发出刺鼻的酒味儿、青年人粗鲁的言语与肮脏的玩笑话。她想到这些，一种同情自己的痛苦感情，模糊地触动了她的内心深处。

她回想起过去丈夫向她求婚的情形。在一次晚间聚会上，他趁机在黑糊糊的门廊中把她捉住了，用整个身体将她挤到墙上，瓮声瓮气地问她：

“嫁给我行么？”

他使劲地攥着她的胳膊，手指几乎抠进她的肉里，粗鲁地喘着气往她的脸上吹着。她在他的手中不住地挣扎，感到受辱，胳膊也很疼痛。

“别动！”他大声吼道，“回答我的话！行么？”

屈辱令她喘不过气来，无话可说。

在有人把门廊的门打开时，他才不紧不慢地放开了她。

“下星期天我让媒人找你。”

11

他果真那么做了。

母亲把双眼紧紧闭上，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了解的，并不是人类过去怎么生活过，而是人类如今应当怎样生活！”屋子中传来了维索夫希科夫的对生活不满的声音。

“不错！”红头发少年站起来表示赞成。

“我不赞成！”菲佳叫喊着，“我们要向前走，就得弄明白这一切。”

“说得不错，不错！”卷发青年小声说。

一场争论就这样爆发了，话头仿佛像篝火的火苗在蹿动一样不停地闪烁。母亲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这场争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只看到人人脸上都是红光闪烁，异常兴奋，然而没有什么人生气。在他们的争论中，也听不到那些她已经习惯了的粗野话。

“在姑娘们面前应当有点儿约束！”她的心里这样想着。

她对于娜塔莎严肃的模样非常喜欢，她仔细打量这群所有和她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的男孩们。